

制造业发展与大国兴衰:世界工厂演进的中国镜鉴

刘建江,杨艺霜,陈厚江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文章通过梳理制造业与世界工厂的兴衰历程,总结大国兴衰与制造业的关系发现:制造业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基础,制造业附加值影响着国家软实力,并助推该国国际权力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失衡会削弱大国实力,新兴制造业大国崛起会动摇原有大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创新能力对大国崛起和支撑大国地位越来越重要。制造业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世界工厂正面临着全球化与产业转移等多重挑战,中国要进一步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巩固世界工厂地位。

关键词:制造业;大国兴衰;世界工厂;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414;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5)01-0121-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5.01.014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China's Evolution Experience as the World Factory

Liu Jianjiang, Yang Yishuang, Chen Houj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Via comb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of the world factory and summar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and the manufacturing, this study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manufacturing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and the added value of manufacturing affects the soft power of a country and boosts its international power; that the imbalance in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weaken the strength of great powers, and the rise of emerging manufacturing powers will shake the status of the original great powers; and that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of industrial system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the rise of and support for great powers. In fact the manufacturing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world factory i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ccordingly China is expect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its manufacturing foundation and its status as the world factory.

Keywords: manufactur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world facto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规模大、门类齐全、产 被称为世界工厂。历史上公认的两个世界工
品质量与数量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制造业大国, 厂是英国和美国;20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被

收稿日期:2024-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JL009)

作者简介:刘建江(1971—),男,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杨艺霜(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分工体系;

陈厚江(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美经贸关系与贸易政策。

视为世界工厂;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并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目前,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的不断深化,“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趋势凸显,美国意图打造基于价值观的产业链,重构对华竞争优势^[1]。而中国部分产能转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全球出现对中国保持世界工厂地位的担忧^[2]。因此,对制造业与世界工厂的兴衰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大国兴衰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制造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更长时期内中国保持世界工厂地位提供镜鉴。

一、英国世界工厂形成中的制造业因素

(一)工业革命推动英国制造业发展

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其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两大关键因素助推了蒸汽机的改良:一是劳动力价格攀升,导致用人成本剧增。1750年,英国的劳动力价格较法国与意大利高出1.7倍。二是资源禀赋。英国煤炭资源丰富,其煤炭价格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煤炭价格更为低廉^[3]。工业革命的率先开启,助力英国获得了领先的工业优势。1760—1830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占欧洲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其在全球制造业生产的份额也由1.9%迅速增长至9.5%。至1860年,这一比例攀升至19.9%。从主要领域来看,到1850年,英国的煤产量占世界煤产量的三分之二,同时,英国是世界金属制品和棉织品的主要供应国,造船业、铁路修筑均居世界首位。1860年,40%至50%的世界工业产品由英国生产,英国对全球对外贸易总量的贡献达到40%,英镑成为世界货币^[4]。至此,英国率先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也由此成为首个世界工厂。

(二)制造业的绝对优势确立了英国世界工厂地位

凭借规模化生产模式,英国获得了价格优

势、技术优势以及产品优势,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形成了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满足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和市场,英国开始对外进行殖民掠夺。19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对此,英国不惜通过战争撬开中国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败的中国被迫开放贸易。1815—1865年,英国以年平均10万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海外殖民地,以维持自己“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同时,英国资本输出快速增长,由滑铁卢战役后十年的年均不足600万英镑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的4000万英镑以上。英国强大的制造业创造了海外殖民与海外投资双重扩张的全球化模式,并逐渐形成以英国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

(三)制造业的相对衰落导致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衰落

英国制造业的衰落与其世界工厂地位的式微紧密相连。一方面,20世纪初至一战爆发之前,英国制造业全球占比仅为13.6%,远低于同期美国32.0%的制造业全球占比。一战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且大量债务来自英国。二战后,英国经济进一步受损,金融市场开放后,英国经济重心转向金融业与服务行业,制造业基础动摇。另一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国际金本位制体系下,英镑和黄金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呈现金字塔形,英国处于金字塔顶端,英格兰银行成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管理者。一战期间,英国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受损,贸易逆差严重,逐步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同时,英国国内债务从6.45亿英镑激增至66亿英镑。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成为世界通用货币,英国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除此之外,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GDP转向负增长,没有制造业支撑而单纯以金融为核

心的服务业难以维持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四)以“英国工业 2050 战略”振兴制造业

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复苏的重点。英国政府重新将制造业置于战略地位,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制造业发展。诸多制造业企业开始将生产业务回迁,英国制造业逐渐回暖。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英国工业产值增长了3.2%,其中,制造业增长了2.7%,矿产业增长了13.4%;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达260万,平均薪资高出英国平均薪资的13%左右^[5]。2013年,英国正式推出“英国工业 2050 战略”。2017年1月,英国在之前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投资 2035:英国的现代工业战略”,旨在缓解英国因过度依赖服务业而导致的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提升制造业以振兴“脱欧”后的经济。

二、美国世界工厂形成中的制造业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其中,制造业的繁荣是经济崛起的物质基础。美国崛起也是源于其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

(一)南北战争前起步阶段的美国制造业

独立战争后,美国制造业技术仍然较为落后,加之英国限制向美国出口新机器,并控制对美国输出熟练工人,导致美国制造业发展举步维艰。为了发展制造业,美国从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两大方面发力。一是在技术引进方面,美国通过高额奖金从欧洲吸引技术移民。如18世纪80年代末期,纺纱机制造技术的引进,拉开了美国工厂制度的序幕,美国积极派遣人员赴海外考察并引进技术。二是在技术创新方面,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专利法案激励技术创新,并在1836年对专利法案进行修订以保护技术创新成果。此后,美国发明专利

数量持续增加,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资本的原始积累,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19世纪50年代,随着新技术不断引入,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总产出的比例由1800年的0.8%上升到1830年的2.4%,在1860年更是上升至7.2%,位居世界第三^[6]。制造业规模的大幅扩张,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南北战争至一战前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

南北战争后,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凭借其国土、人口与资源的优势迎来工业爆发式发展。一是开发西部、扩大经济疆域。南北战争后,美国人口和工业开始西迁,西部资源得到开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教育的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专利保护助推了技术创新。美国重视教育发展,注重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为制造业发展输入了高素质劳动力,进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三是为创新夯实制度基础。在19世纪末,随着美国政府对专利法案的修订,专利机构得到发展,技术创新日益专业化。为巩固国际地位,实现经济增长,美国倾力发展高科技。至今,美国仍然依靠高科技产业控制着全球产业链。四是世界制造中心地位逐步确立。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钢产量年均增速约40%。至一战前夕,美国工业产量已占全球工业总量的32%^[7]。1913年,英国工业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工业生产率水平的78%,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工业生产率水平的48%和50%。美国在传统工业各领域均位居全球首位,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中心,即第二个世界工厂。

(三)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美国制造业及其世界秩序主导者地位

美国工业的崛起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需求。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工业订单,大量财富流入美国。由此,世界财富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全球财富中,美国占比从1880年的23%攀升至1920年的62%,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工业大国则逐渐衰落。

二战结束后,“美国制造”逐步成为产品高质量的代名词。美国制造业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流水化生产,并积极输出产品质量标准,确立了世界新秩序,奠定了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造就了美国强大的物质财富。美国黄金储备占全球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并承担了全球50%以上的工业产品的生产,美国制造业备受重视。为此,美国政府不断增加研发投入,不断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要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政府补贴和采购等手段孵化高端技术。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造业生产率大幅提升,进入“没有经济周期”的新经济时代。2000年,美国发布“国家纳米计划”,引发了生产资源和生产工艺等领域的颠覆性变革。总体而言,强大的制造业为美国其他行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发展条件,并且占据了美国出口产品的大量份额,助推其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四)去工业化策略埋下美国经济发展隐患

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采取去工业化策略,如将低端制造业迁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做法导致美国本土产业出现“空心化”问题。在去工业化前期,美国利用工业品牌和标准化优势,在全球寻找低成本生产地区,充分利用他国资源。同时,美国以牺牲他国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自身产业。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收入水平较低,为美国转移传统制造业、转嫁生态环境成本创造了条

件。然而,过度地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制造业不断衰退,制约了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过度去工业化还导致美国出口减少和经常性项目赤字膨胀,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制造业的强大是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也是美国领导世界经济的关键性因素。为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和巩固全球领导者地位,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断提高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推进制造业回流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历任政府贯彻的大政方针。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不是简单地迁移,而是为抢占下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先机作出的必要调整,其思想根源是经济民族主义,目的是维护美国的优势和霸权地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要求不断推动全球分工重塑、制造业价值链本土化和区域化,重构产业布局以保障供应安全,并牢牢把控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

三、日本兴衰中的制造业因素

1955—1975年,日本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0.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以11.4%的年均增速快速发展,两者增速均高于年均7.7%的实际GDP增速,与此同时,工业就业人数累计增幅达到85%^[8]。凭借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日本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第三个世界工厂。

(一)工业革命与石油危机造就日本制造业发展机遇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尾巴,开启了其独具特色的工业革命。一方面,引进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及前沿技术,不断夯实其制造业基础、改善工业结构。另一方面,注重培育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体系,向现代工业体系转型。二战后,日本通过采取土地

改革、解体财阀、劳动立法等措施,大大提升了生产力。1947年,日本吉田内阁提出“倾斜生产方式”,优先发展煤炭工业,大力促进传统工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出台《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为工业设备更新提供优惠,推进产业现代化、规模化和规范化。同期,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大力支持日本的发展,这成为日本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20世纪60年代,日本整体制造业产能迅速提升,出口迎来扩张期。1965年,日本长期贸易逆差形势被扭转,并在196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9]。二战后,日本经济向非军事化的轨道转变,其工业也完成了从为对外扩张到为大众服务的转变,制造业成为创造“日本奇迹”的重要因素。

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推动日本实现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1973年,能源短缺的日本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工业生产成本大大攀升,导致经济负增长。由此,日本大力扶持能源产业,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引导和促进重化工业转向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10]。1980年后,日本的汽车、家电等产品凭借节能优势占据世界市场,由此,日本被誉为世界工厂。

(二)日本制造业方向迷失

20世纪80年代,凭借制造业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开始出现疲态。在依赖出口的经济战略下,美国纠集“七国集团”中的其他五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压力骤升。为减缓外需不畅的态势,日本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资金由此涌入股市、楼市,加剧了经济泡沫,导致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1990年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始进入长期经济低迷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对信息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技术新优势缺失及市场需求

严重脱节,导致日本制造业陷入低谷。

(三)经济复苏与日本制造业作用回归

到21世纪,日本将经济重心转移到打造制造业竞争的新优势上。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实施了改进规制、强化治理、减少信息壁垒、优惠税收等措施,并推进劳动市场改革,包括引进国外劳动力、扩大女性与退休人员就业等。2016年,日本安倍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第四次产业革命官民会议”。该机构下设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等关联机构,重点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机器人产业。在着重推动制造业发展、维护产业链安全与稳定的同时,日本着力打造兼顾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的产业政策新框架^[11]。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日本制造业逐步复苏。

一是制造业的高生产率推动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21世纪初,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4.1%,而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仅为1.1%。与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及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优势依然显著,且增长速度最快。二是日本制造业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产品制造能力,并形成了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由此,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一直保持优势。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科学技术研究调查》显示,日本在2013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高达3.75%,位居G8国家之首。其中,企业投资的研发经费占据了约70%,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占据了企业投资研发经费的约88.7%。三是日本一直参与全球制造和国际产业分工,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20%左右。为促进制造业发展,日本不断夯实基础产业、工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和金融等领域,增强对制造业的支撑力,努力培育和维护制造业发展生态^[12]。整体而言,日本提供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的范例。日本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国家要抓

住历史转折点,变挑战为机遇。

四、世界工厂与大国兴衰的规律性特征

(一)制造业的强大财富创造能力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基础

一是制造业在财富创造中具有核心支撑作用。制造业是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基础。同时,制造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吸纳传统行业就业,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二是制造业是国家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的间接支撑。20世纪以来,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成为国家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总额中的占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军事实力在全球的地位。三是制造业属性决定了其在推动大国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5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比高达32.8%,在1800年时占比达到33.3%,几乎占据全球制造业产量的三分之一。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比由1750年的1.9%攀升至1840年的21%。但自1870年开始,英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其国际霸权地位也随着制造业的衰落而逐渐式微。相比之下,德国凭借其制造业的稳定发展始终在全球保持着稳固的地位。美国的崛起也与其制造业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同时,制造业能助推国家财富有效转化为国际权力。制造业推动国家财富增长,而财富和权力又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例如,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复兴西欧,扩大国际影响力,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获得美元霸权,并主导建立GATT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从而有效行使其国际权力。

(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动摇大国综合实力的根基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制造业的衰落通常

与该国产业结构失衡密切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重点发展服务业,形成虚拟经济增长模式。在传统“中心—外围”国际分工框架体系下,作为中心国的美国,其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巨额财政赤字常态化。为满足融资需要,美国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形成虚拟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事实上,制造业衰落诱发金融危机已成为共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要进一步认识到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硬实力的具体体现,必须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激励创新、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三)制造业赋能国家工业软实力

制造强国的评价体系不仅包括工业硬实力指标,还包含工业软实力指标。工业软实力在整体上表现为强大且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卓越的质量与服务水平、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其中,信息、知识、技能和文化等核心要素是工业软实力的基石,工业精神、价值理念和制度环境是工业软实力的稳定支撑。一方面,工业软实力反映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工业综合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产品吸引力与未来潜力。另一方面,工业软实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工业软实力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的硬实力水平,还是推动国家向制造强国、经济强国迈进的关键力量。工业硬实力和工业软实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四)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及创新能力对大国崛起越来越重要

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对一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尤其是对领导型国家而言。大国必须具有调整战略方向的能力和意愿,否则难以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领导型国家在

战略对抗中需要掌握更多的劳动人口和市场空间,同时,也要适时向其他国家输出工业化路径,扩散通用技术,避免在本国产业升级时面临劳动人口和市场空间的双重制约。除此之外,保持大国工业竞争力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从长远来看,大国的工业化道路既需要应用技术研究的支持,又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底蕴。稳固国家硬实力必须依靠技术和创新来优化工业化路径。

五、中国镜鉴

第一,大国崛起依赖制造业的兴盛,其衰落也与制造业的衰退密切相关。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先后崛起为世界领导型大国,日本、德国等也崛起为大国,这些都离不开其制造业的兴盛^[13]。针对此历史规律,中国必须巩固制造业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重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庞大市场优势,持续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坚持扶持传统制造业,避免在产业转型期出现“空心化”问题,确保制造业体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稳定性;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窗口,利用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兴起,推动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以数字化赋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理念,巩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基础。

第二,制造业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制造业的战略地位。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再次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加之部分发达国家价值观贸易泛起,经济竞争逐渐升级至包含价值观软实力层面的全方位竞争,制造业正在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应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开放合作中打造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韧性的现代产

业体系。此外,积极应对全球制造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引导制造业国际化发展,合理规划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跃升,巩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第三,制造业的兴盛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核心路径。历史经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推动制造业崛起的主要驱动力,人才培养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产业政策制定至关重要。中国应持续深化政策配套,聚焦关键技术研发、高端制造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主导地位,以增强制造业自主可控能力,增强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附加值,促进制造业向研发与服务的产业链纵向拓展,着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货币政策要注重资金存量的有效激活与效能提升,通过加大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以及绿色转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有效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第四,世界工厂并非固若金汤,中国需要未雨绸缪。纵观世界工厂的发展历程,全球化、技术进步、国家资源禀赋及地缘政治变动等因素均影响着世界工厂的变迁。不平衡发展是世界经济的常态,与美国相比,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间还很短暂。目前,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是多个关键行业的全球性创新引领者和市场领导者,具有持续维持世界工厂地位的基础和优势。虽然在整个世界产业链重塑过程中,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会被取代,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制造业与综合国力的联系越来越受到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的影响^[14]。尤其是当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高举价值观大旗,构筑“小院高墙”,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再加上产业转型与转移的压力,中国必须未雨绸

缪,在新形势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确保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总之,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演进中,传统制造业正在发生改变,数字化、服务化、智能化等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各主要工业国家围绕制造业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对新任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战略地位,积极借鉴世界制造强国的成功经验,吸取他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的教训,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在探索适合自身制造业发展之路时,做好顶层设计,确保中国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好世界工厂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刘建江,罗虹钧,杨艺霜.价值观贸易泛起:内涵、缘起与对策[J].岭南学刊,2024(4):104-116.
- [2] 苏庆义,桂子豪.中国会否丧失世界工厂地位?: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中国的政策选择[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iwep.cssn.cn/xscg/xscg_sp/202406/t20240611_5758052.shtml.
- [3] 刘晓君,张迪.全球化视野下英国工业革命再审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2):79-85.
- [4]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196.
- [5] 黄思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近代英美的经验教训及中国策略[J].湖北社会科学,2022(4):73-83.
- [6] [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3.
- [7] 刘建江.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三维成因[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2-90.
- [8] 梁中华,张陈.日本经验:城镇化、工业化后期如何提振经济[EB/OL].第一财经, <https://www.yicai.com/news/100360253.html>.
- [9] 白钦先,高霞.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金融支持政策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5(2):1-11.
- [10] 刘昕禹,杨明洪,吴晓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造业转型解析与日本经验借鉴[J].当代经济管理,2023(3):49-59.
- [11] 田正,杨功金.大变局下日本产业政策的新动向[J].日本学刊,2022(6):82-103,150.
- [12] 任继球.先行工业化国家制造业比重稳定组和下降组的比较及启示[J].经济纵横,2022(1):60-71.
- [13] 黄琪轩.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9):73-90.
- [14] 姚洋.世界在变,但中国世界工厂的中心地位不会变[EB/OL].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YaoYang/20230701699057.shtml>, 2023-07-01.